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文獻通考卷一百二十三

詳校官編修臣李堯棟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覆校官庶吉士臣陳墉

校對官中書臣高中

謄錄監生臣劉清鯛

文獻通考卷一百二十三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王禮考十八

山陵（葬禮　上陵）

太皥葬宛丘（在陳州）

女媧葬趙城縣東南（在晉州）

炎帝葬長沙（在潭州）

黃帝葬橋山 地理志橋山在上郡同陽縣山有黃帝冢括地志黃帝陵在寧州羅川縣東八十里子午山隋改為罷川 宋坊州

顓頊葬臨河縣 皇覽曰顓頊冢在東郡濮陽頓丘城門外廣陽里中 山海經曰顓頊葬鮒魚山之陽九嬪葬其陰也 宋澶州

高辛葬濮陽頓丘城南 皇覽曰高辛冢在東郡濮陽頓丘城南臺陰野中 宋澶州

唐堯葬城陽穀林 皇覽曰堯冢在濟陽城 劉向曰堯葬濟陰丘壠山 宋鄆州

虞舜葬九疑山 皇覽曰舜冢在零陵營浦縣其山九谿皆相似謂之九疑 傳曰舜葬蒼梧象為之耕 或曰二妃葬衡山 宋永州

夏禹葬會稽 史記禹會諸侯江南計功而崩因葬焉命曰會稽 皇覽曰在山陰縣會稽山上虞縣七里 越傳曰禹到大越上苗山會計爵德封功因更名苗山曰會稽因病死葬葦棺穿壙深七尺上無瀉泄下無邱水壇高三尺土堦三等周方一畝 呂氏春秋曰禹葬會稽不煩人徒 墨子曰禹葬會稽衣衾三領桐棺三寸 地理志云山上有禹井禹祠相傳以為下有群鳥耘田也 索隱曰葦棺者以葦為棺謂蘧篨而斂非也禹雖儉約豈萬乘之主而臣子乃以蘧篨裹尸乎墨子言桐棺三寸差近人情 括地志禹陵在越州會稽縣南十三里

廟在縣東十一里

殷湯葬汾陰 皇覽曰湯冢在方陰亳縣北東郭吉州三里冢四方各十步高七尺上平處平地

宋河中府

自太皡至殷湯十家宋太祖乾德四年詔各給守陵五户蠲其他役仍令長吏春秋奉祀

太戊葬大名内黄縣東南

武丁葬陳州西華縣北

太戊武丁二墓宋乾德四年詔給陵三户歲一享

周文王葬京兆咸陽縣 括地志文王墓在雍州萬平縣西南二十八里原上

武王葬京兆咸陽縣 皇覽曰文王武王周公冢皆在京兆長安鎬聚東社中

宋乾德四年二冢給陵户祠祭如太昊

成王葬京兆咸陽縣

康王葬京兆咸陽縣

成王康王二冢宋乾德四年詔給守陵三户歲一享

桓王葬河南澠池縣東北

靈王葬河南城西南桓亭西周山上

景王葬河南洛陽縣太倉中

威烈王葬河南洛陽城中西北隅

以上四墓宋乾德四年詔州縣常禁樵採

周官小宗伯及執事眂葬獻器遂哭之卜葬兆甫竁亦如之竁昌絹反李依杜昌銳反鄭音穿　兆墓塋域甫始也鄭讀竁為穿杜讀竁為毳謂葬穿壙也　疏曰亦如上獻明器哭之但明器材哭於殯門外此卜葬地在壙所則哭亦與在殯所哭之相似故云亦如之

春官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為之圖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為左右公君也圖謂畫其地形及丘壠所處而藏之先王造塋者昭居左穆居右夾處東西　疏曰預圖其丘壠之處後須葬者依圖置之造塋者如文王都豐而葬於畢即是造塋也文王當居中武王以次居昭穆之位至平王東遷葬於洛則又為造塋者葬居其中而子孫以次居昭穆兄死弟及則以兄弟為昭穆與置廟同也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士居後

各以其族子孫各就其所出王以尊卑處其前後而亦併昭穆凡死於兵者不入兆戰敗無勇投諸塋外以罰之凡有功者居前居王墓之前處昭穆之中央以爵等為丘封之度與其樹數别尊卑也王公曰邱諸臣曰封漢律曰列侯墳高四丈關内侯以下至庶人各有差疏曰尊者丘高而樹多卑者封下而樹少爾雅曰土之高者丘是自然髙者聚土曰封是人力為之故以之分尊卑引漢律以況周制大喪既有日請度甫竁遂為之尸甫始也請量度所始竁之處地為尸者成葬為祭墓之尸也鄭司農云既有日有葬日也始竁時祭以告后土冢人為之尸疏曰大喪謂王喪謂甫竁者謂冢人請於冢宰量度始穿地之處及竁以度為丘隧隧羡道也度丘與羡道廣袤所至窆器下棺豐碑之屬喪大記凡封用綍去碑負引君封

以衡大夫以咸　疏曰上經已甫竁此經復云及竁者此更本初欲竁之時先量度作卯作隧道之處廣狹長短故文重耳天子有隧諸侯已下有羨道隧道則上有負土若鄭莊公與母掘地而相見也羨道無負土鄭舉羨為況耳

葬於北方北首　疏曰言葬於國北及北首者鬼神尚幽闇往詣幽冥故也殯時仍南首者孝子若猶其生不忍以神待之

龜人若有祭事則奉龜以往喪亦如之　疏曰喪謂卜葬宅及日皆亦奉龜往卜處也

大卜凡喪事命龜　重喪禮次大祭祀也士喪禮則筮宅卜日天子卜葬兆　疏曰天子卜葬日與上同其宅亦卜之與士異孝經云卜其宅兆亦據大夫以上若士則筮宅也

右卜宅

虞人致百祀之木可以爲棺槨者斬之不至者廢其祀刎其人刎勿粉反徐亡粉反　虞人掌山澤之官百祀畿內百縣之祀也　疏曰謂王殯後事也百祀者王畿內諸臣采地之祀言百者舉其全數也既殯旬而布材故虞人斬百祀之木可以爲周棺之槨者送之也必取祀木者賀瑒云君者德著幽顯若存則人神均其慶沒則靈祇等其哀傷也　檀弓　柏槨以端長六尺以端題湊也其方蓋一尺　疏曰柏槨者謂爲椁用柏也天子柏諸侯松大夫士皆雜木也鄭註方相職云天子椁柏黃腸爲裏而表以石焉以端者端猶頭也積柏材作椁並葺材頭也故云以端長六尺者天子椁材每段長六尺而方一尺註云以端者此木之端首題湊嚮內知其方蓋一尺以庶人四寸之棺五寸之槨槨厚於棺一寸按喪大記君大棺八寸君謂諸侯則天子之大棺或當九寸其槨厚一尺故

云其方蓋一尺則槨之厚也如鄭此言槨材並皆從下壘至上始為題湊湊鑽也言木頭相鑽而作四阿也如此乃得槨之厚薄與棺相準皇氏以為壘槨材從下即題湊槨六尺與槨全不相應又鄭何云其方一尺皇氏之義非也

棺槨之閒君容柷大夫容壺士容甒

柷昌六反閒可以藏物因以為飾　疏曰君容柷者柷如漆筩是諸侯棺槨閒所容也若天子棺槨閒則差寬大故司几筵云柏席用萑元謂柏椁字磨滅之餘椁席藏中神座之席是也諸侯棺槨閒亦容席故司几筵云柏席諸侯則紛純稍狹於天子故此云容柷大夫容壺者壺是漏水之器大夫所掌甒盛酒之器士所用也

君裏槨虞筐大夫不裏槨士不虞筐

裏槨之物虞筐之文未聞也

右井槨

小宗伯王崩及執事眡葬獻器遂哭之執事蓋梓匠之屬至將葬獻明器之材又獻素獻成皆於殯門外王不親哭有官代之

疏曰檀弓云既殯旬而布材與明器云執事眡葬獻謂獻明器之時小宗伯哭此明器哀其生死異也將葬獻明器之材者見士喪禮云獻材於殯門外西面北上綪主人徧視之如哭椁獻素獻成亦如之註云形法定為素飾治畢為成是其事也云王不親哭有官代之者夫士喪禮主人親哭以其無官今王不親哭以其有官有官即小宗伯哭之是也　後陳明器一條並此條通用當互考

右獻明器

世婦掌喪紀之事帥女官而濯概為齍盛概古愛反概拭也為猶差

擇　拭音式清也　疏曰喪紀謂大喪朝廟設祖奠及大遣奠時也

內豎若有喪紀之事則為內人蹕　內人從世婦於廟者內豎為六宮蹕者以其掌內小事　疏曰此謂喪朝廟為祖奠遣奠時也皆為外人蹕止行人也鄭知內人從世婦者內人卑不專行事明此內人從世婦而灌摡及為粢盛也內豎掌內小事以其蹕止行人既是小事故還內使豎蹕也　小歛條內有封人等七官大歛條內有司几筵設几席朝夕奠條內有司服共奠衣服朔月月半奠條內有籩人共薦籩羞籩外饔實鼎俎天子喪斬縗者奠諸侯喪齊縗者奠皆此條所通用此以上兩條祖奠遣奠通用當互考

右陳朝祖奠

喪祝及辟令啓　鄭司農云辟為菆塗㮰也令啓謂喪祝主命役人開之也檀弓曰天子之殯也

菆塗龍輴加斧如椁上畢塗屋　疏曰除菆塗棺者天子七月而葬七日殯殯時以椁菆塗其棺及至葬時故

命役人開之

右啓

閽人喪紀之事設門燎蹕宮門廟門　燎地燭也蹕止行者廟在中門之外

疏曰大喪以下朝廟及出葬之時宮中及廟門皆設門燎蹕止行人也燎地燭也者燭在地曰燎謂若天子百公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所作之狀蓋百根葦皆以布纏之以蜜塗其上若今蠟燭矣對人手執者為手燭故云地燭也又云廟在中門之外者謂若小宗伯云左宗廟是也

設燎條內有委人共薪蒸司烜氏共墳燭庭燎君堂上二燭三條並此條所通用當考

士師諸侯為賔則帥其屬而

蹕於王宮大喪亦如之疏曰大喪在宮中謂朝廟亦在宮中為蹕也內豎王后之喪遷於宮中則前蹕疏喪遷者將葬朝於廟曰將葬而往朝七廟則亦使內豎在車前蹕止行人也大司寇前王大喪亦如之大喪所前或嗣王疏曰喪是王喪復云前王明是嗣王也言或者或是先后及王世子皆是大喪若先后及世子大喪則王為正也小司寇前王辟鄭司農云小司寇為王道辟除姦人也若今時執金吾下至令尉奉引矣后世子之喪亦如之疏曰謂后世子之喪當朝廟之時王出入亦為王而辟也閭胥凡喪紀之數聚衆庶喪紀大喪之事疏曰王家喪紀閭胥為之聚衆庶以待驅使也大司徒大喪帥六鄉之衆庶屬其六引而治其

政令衆庶所致役也鄭司農云六引謂喪車索也六鄉主六引六遂主六紼　疏曰王至七月而葬大司徒則檢校挽柩之事云衆庶所致役也者但六鄉七萬五千家唯取一千人致之使為挽柩之役也司農云六鄉主六引則此經是也云六遂主六紼者按遂人職云大喪帥六遂之役而致之掌其政令及葬帥而屬六綍在棺曰紼見繩體行道曰引見用力互文以見義也

遂人大喪帥六遂之役而致之及葬帥而屬六綍及窆陳役屬音燭綍音弗　致役致於司徒給墓上事及窆也綍舉棺索也葬舉棺者謂載與說時也用綍旁六執之者天子具千人與陳役者主陳列之耳匠師帥監之鄉師以斧涖焉大喪之正棺殯啓朝及引六鄉役之載及窆六遂役之亦即遠相終始也　疏曰殯及引皆六鄉役之其墓上事及窆等六遂役之墓上則說載下棺之等窆謂穿壙之等不言在廟載事亦六遂役

之不言者畧也必致於司徒者司徒雖主六鄉亦兼掌六遂之役故也云紼舉棺索者在棺則曰紼在道則曰引六遂之役不在道故據在棺而言紼也云陳役者謂下棺之時千人執紼背碑負引須陳列其人故知謂陳列之也按大司徒職云大喪帥六鄉之衆庶屬其六引此遂人云帥六遂之役屬六紼及窆陳役以六鄉近使主殯及啓朝為始在祖廟之中將行載棺於蜃車屬六紼則六遂為終也至於大道言引則還使六鄉為始至壙窆之下棺則還使六遂為終以二處各自為終始故云即遠相終始也

小司徒大喪帥邦役治其政教

喪役正棺引窆復土疏曰言正棺者謂若七月而葬朝廟之時正棺於廟引謂葬時引柩車自廟至壙窆謂下棺於坎天子六紼四碑背碑挽引而下棺云復土者掘坎之時掘土向外下棺之後反復此土以為丘陵故云復土也

鄉師大喪用役則帥其民而至

遂治之治謂監督其事　疏曰言大喪用役謂若喪時輓六引之等鄉之大夫既主鄉民役用鄉民之時鄉師遂治之監督謂監當督察其事　以上五條

柩行通用內遂人小司徒二條并定通用當互考

喪祝及朝御匶鄭司農云朝謂將葬朝於祖考廟而後行則喪祝為御柩也檀弓曰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其哀離其室也故至於祖考之廟而後行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故春秋傳曰凡夫人不殯於廟不祔於姑則弗致也晉文公卒將殯於曲沃就宗廟晉宗廟在曲沃故曰曲沃君之宗也　疏曰言及朝者及猶至也謂侵夜啟殯昧爽朝廟故云及朝云御柩者發殯宮輴車載至廟其時喪祝執纛居前以御正柩也按趙商問周朝而遂葬則是殯於宮葬乃朝廟按春秋晉文公卒殯於曲沃是為去絳就祖殯與周禮異未通荅曰葬乃朝廟當周之正禮也其末世諸侯國何能同也傳合不合當解傳耳不得難經何者既夕將

葬遷於祖用軸既夕是周公正經朝廟乃葬故云不得難經孔子發言凡不殯於廟不祔於姑則不致明正禮約殯於廟發凡則是關異代何者孔子作春秋以通三王之禮先鄭引之者欲見春秋之世諸侯殯於廟亦當朝廟乃殯

升正柩諸侯執綍五百人四綍皆銜枚司馬報鐸左八人右八人匠人執羽葆御柩

升正柩者謂將葬朝於祖正棺於廟也五百人謂一黨之民御柩者居前導正之　疏曰升正柩者謂將葬朝於祖廟柩升廟之西階正於兩楹之間其時柩北首故既夕禮云遷於祖用軸升自西階正柩於兩楹間是也執綍之人口皆銜枚止喧囂也司馬夏官主武故執金鐸率衆左右各八人夾柩以號令於衆也以鳥羽注於柄頭如蓋謂之羽葆葆謂蓋也匠人主宮室故執羽葆居柩前御行於道示指揮柩於路為進止之節也然周禮喪祝御柩此云匠人者周禮王禮

此諸侯禮也按周禮註六鄉主六引六遂主六綍經云執綍則應舉六遂而言黨者此非辨鄉遂之殊正取五百人是一黨之人數耳

喪祝乃奠元謂乃奠朝廟奠者按既夕禮朝廟之時重先奠疏曰乃奠從燭從柩從彼奠乃昨夜夕奠至廟下棺於廟兩楹之間設几宿奠至明徹去宿奠乃設此朝廟之奠於柩西故云乃奠

天府凡吉凶之事祖廟之中沃盥執燭吉事四時祭也凶事后王喪朝於祖廟之奠疏曰王及后喪七月而葬將葬當朝六廟後乃朝祖廟祖廟中日昃為祖奠厥明將去為大遣奠皆有沃盥之事

遂師大喪共蜃車之役蜃車柩路也柩路載柳四輪迫地而行有似於蜃因取名焉

稍人大喪帥蜃車與其役以至掌其政令以聽於司徒蜃車及役遂人共之稍人者野監是以帥而致之既夕禮曰既

正柩殯出遂匠納車於階間則天子以至於士柩路皆從遂來　疏曰按遂人職云大喪帥六遂六役而致之又云及葬帥而屬六綍又遂師職亦共丘籠及蜃車之役故知遂人共之也云稍人以其監三等采地是野監故得并監六遂蜃車之事也司徒地官卿掌徒庶之政合故稍人帥衆以聽於司徒也此經舉天子既夕下舉士則其中有諸侯卿大夫之喪柩路皆從遂人來可知

巾車小喪共匶路　疏曰言大喪據王不別言后與世子則此喪中可以兼之柩車即蜃車

祥車曠左　空神位也祥車葬之乘車　疏曰葬時魂車也車上貴左故僕在右空左以擬神也　曲禮　以上四條柩行通用又至壙條陳車定條喪不以制此條通用當互考

圉人凡賓客喪紀牽馬而入陳　喪紀之馬啓後所薦馬　疏曰謂將葬朝廟時既夕禮薦馬纓三就天子朝廟亦當在祖廟中陳設明器之時亦遣

人薦馬及纓入廟陳之此馬謂擬駕乘車廏馬亦如之廏馬遺車之馬人捧之亦牽而入陳　疏曰此遺車則天子九乘載所苞遺奠以入壙皆人捧之云亦牽而入陳者亦於祖廟陳此明器也但遺車及馬各使人別捧故上註云行則解脫之是也柩行通用內廏馬一條陳明器通用

士喪有與天子同者三其終夜燎及乘人專道而行乘人謂使人執引也專道人辟之　疏曰言士喪與天子三事同終夜燎一也乘人二也專道行三也柩遷之夜須光明故竟夜燎也乘人謂人引車不用馬既夕禮云屬引鄭引古者人引柩專道行謂喪在路不避人也

右朝祖奠遺車馬

喪祝及祖飾棺乃載祖為行始其序載而後飾　疏曰按既夕禮遂匠納事於階間卻柩

而下棺乃飾棺設帷荒之屬天子之禮亦是先載乃飾
棺之其序載而後飾者鄭見經先言飾棺後言乃載於
文例故依既夕
禮先載而後飾

右載

縫人掌縫棺飾焉孝子啓見棺猶見親之身既載飾而
以行遂以葬若存時居於帷幕而加
文繡喪大記曰飾棺君龍帷之屬疏曰幕人共帷幕
鄭註云在旁曰帷在上曰幕是存時居於帷幕而云加
文繡者生時帷幕無文繡今死恐衆惡其
親故加文繡即所引喪大記飾棺是也
衣翣柳之材
衣於既反必先纏衣其木乃以張飾也柳之言聚諸
飾之所聚疏曰翣即方扇是也柳即帷荒是也二者
皆有材縫人以采繒衣
纏之乃後張飾於其上
飾棺君龍帷三池振容黼荒

火三列黼三列素錦褚加僞荒纁紐六齊五采五貝黼翣二黻翣二畫翣二皆戴圭魚躍拂池君纁戴六纁披六飾棺以華道路及壙中不欲衆惡其親也荒蒙也在旁曰帷在上曰荒所以衣柳也士布帷布荒用白布君大夫加文章焉黼荒緣邊為黼文火黻為列於其中耳僞當為帷或作於聲之誤也大夫以上有褚以襯覆棺乃加帷荒於其上紐所以結連帷荒者也池以竹為之如小車笭衣以青布柳象宮室縣池於荒之爪端若承霤然云君大夫以銅為魚縣於池下揄揄翟也青質五色畫之於絞繒而垂之以為振容象水草之動搖竹則又魚上拂池雜記曰大夫不揄絞屬於池下是不振容也士則去魚魚舉象車蓋蕤縫合雜采為之形如瓜辦然綴貝絡其上及旁戴之言值也所以連繫棺束與柳材使相值因而結前後披也漢禮翣以木為筐廣三尺

高二尺四寸方兩角高衣以白布畫者畫雲氣其餘各如其象柄長五尺車行使人持之而從既窆樹於壙中檀弓曰周人牆置翣是也紋當作緌讀如冠緌之緌蓋五采羽注於翣首也　疏曰此明葬時尊卑棺飾君龍帷者諸侯柳車邊障以白布為之王侯皆畫為龍象人君之德故云龍帷也池謂織竹為籠衣以青布挂著於柳上荒邊爪端象平生宮室有承霤也天子生有四注屋四面承霤柳亦四池象之諸侯屋亦四注而柳降一池闕於後一故三池也振容者振動也容飾也謂以絞繒為之長丈餘如旛畫旛上為雉縣於池下為容飾車行則旛動故曰振容黼荒者荒蒙也謂柳車上覆謂鼈甲也緣荒邊為白黑斧文故云黼荒火三列者列行也於鼈甲黼文之上荒中央又畫為火三行也火形如半環也黻三列者又畫為兩己相背為三行也素錦白錦也褚屋也於荒下又用白錦以為屋也葬在路象宮室也故雜記云素錦以為屋而行即褚是也加僞荒者帷

褚邊牆荒是上蓋褚覆竟而加帷荒於褚外也纁紐六者上蓋與邊牆相離故又以纁為紐連之相著旁各三凡用六紐也齊五采者謂鼈上當中央形圓如車蓋高三尺徑二尺餘五采謂人君以五采繪衣也列行相次故云五采也五貝者又連貝為五行交絡齊上也黼翣二黻翣二畫翣二翣形似扇以木為之在路則障車入椁則障柩也凡有六枚二畫為黼二畫為黻二畫為雲氣諸侯六天子八禮器云天子八翣諸侯六大夫四鄭註縫人云漢禮器制度飾棺天子龍火黼黻皆五列又有龍翣二其戴皆加璧也皆戴圭者謂諸侯六翣兩角皆戴圭玉也魚躍拂池者凡池必有魚故此車池縣絞雉又縣銅魚於池下若車行則魚跳躍上拂池也正義曰振容在下是魚在振容間君纁戴六者事異飾棺故更言君也纁戴謂用纁帛繫棺紐著柳骨也戴值也使棺堅值棺橫束有三每一束兩邊輒角屈皮為紐三束有六紐今穿纁戴於紐以繫柳骨故有六戴也纁披六

者纚謂亦用綵帛為之以一頭繫所連柳纚戴之中而出一頭於帷外人牽之亦有六也謂之披者若車登高則引前以防軒車適下則引後以防飜車欹左則引右欹右則引左使車不傾覆也

天子七月而葬五重八翣

天子葬五重者謂抗木與茵也葬者抗木在上茵在下士喪禮下篇陳器曰抗木橫三縮二加抗席三加茵用疏布緇翦有幅亦縮二橫三此士之禮一重者以此差之上公四重　疏曰古者為槨累木於其四邊上下不周致茵於槨下所以藉棺從上下棺之後又置抗木於槨之上所以抗載於土引士喪禮下篇陳器云云者以士禮一重證此經葬五重三重重之義也皇氏云下棺之後先加折於壙上以承抗席折猶庋也方鑿連木為之蓋如牀縮者三橫者五無簀於上加抗木抗木之上加抗席三此為一重如是者五則為五重茵者藉棺外下褥用淺色緇布為之每將一幅輒合縫為囊將茅莠及香草著其中如今有絮

褥也而縮二横三每為一重也抗木上横三下縮二以其在上象天天數奇故上三也下象地地數偶故下二也茵則上直二下横三茵既在下下法地也上數二象地下數三象天以天三合地二人中央也

有虞氏之綏夏后氏之綢練殷之崇牙周之壁翣綏亦旌旗之綏也夏綢其杠以練為之旒殷又刻繒為重牙以飾其側亦飾彌多也湯以武受命恒以牙為飾也此旌旗及翣皆喪葬之飾周禮大喪葬巾車執蓋從車持旌御僕持翣旌從遣車翣夾柩路左右前後天子八翣皆戴璧垂羽諸侯六翣皆戴圭大夫四翣士二翣皆戴綏孔子之喪公西赤亦為志亦用此焉爾雅說旌旗曰素錦綢杠纁白縿素升龍於縿練旒九 疏曰此明魯有四代喪葬旌旗之飾綏註旄竿頭也夏則既綢杠以練又以練為旒周人尚文更以他物飾之引周禮大喪葬御僕持翣者明葬有旌旗亦翣之義

右飾棺

司服大喪共其㡛衣服㡛陳也㡛衣服所藏於槨中疏曰此則明器之衣衣服亦沽而小者也　自衣服以下並獻明器從通用

司常大喪建㡛車之旌及葬亦如之葬云建之則行㡛車解說之疏曰此謂在廟時陳建之謂以㡛旌建於遣車之上及葬亦如之此謂入壙亦建之云建之則行㡛車既解說之者在廟陳時云建葬時亦惟有在道去之使人各執遣車又當各執㡛旌是行㡛車解說之也

車僕大喪㡛革車言興革車則遣車不徒戎路廣闕革輕皆有焉疏曰經不云戎路革路而云革車亦是五戎之總名故知不徒戎路廣闕革輕皆有可知若然王喪遣車九乘除此五乘之外加以金玉象木四者則九乘矣

巾車大喪飾遣車遂

廞之行之 廞與也謂陳駕之行使人次舉之以如墓也遣車一曰鸞車 疏曰遣車謂將葬遣送之車入壙者也言飾者還以金象革飾之如生存之車但麤細為之耳註後鄭訓廞為興興即言謂陳駕之者解廞為陳駕也按車僕云大喪廞革車彼廞謂作之此文既言飾遣車已是作更言遂廞之故以陳駕解廞也云行之使人以次舉之以如墓也者當在朝廟之時於始祖廟陳之明旦大遣奠之後則使以次抗舉人各執其一以如墓也按冢人云及葬言鸞車象人是名遣車為鸞車

司喪大喪廞喪飾皮車 皮車遣車之革路故書廞為淫鄭司農云淫陳喪也言謂廞興也若詩之興謂象似而作之凡為神之偶衣物必沽而小耳 疏曰後鄭謂廞興也不從先鄭作陳者以檀弓云竹不成用瓦不成味琴瑟張而不平竽笙備而不和皆是興象所作明非陳設之禮若詩之興謂象似而作之者象似生時而作但麤惡而小耳

校人大喪飾遣車之馬及葬埋之言埋之則是馬塗車之芻靈 疏曰檀弓孔子云塗車芻靈自古有之謂為俑者不仁古者以泥塗為車芻靈謂以芻草為人馬神靈至周塗車仍存但刻木為人馬替古者芻靈今鄭云塗車之芻靈則是仍用芻靈與檀弓違者鄭但舉古之芻靈況周耳非謂周家仍用芻靈也 案條內有家人鸞車象之此條通用當互考

圉人凡喪紀廄馬詳見朝祖奠條

遣車視牢具言車多少各如所包遣奠牲體之數也然則遣車載所包遣奠而藏之者與遣奠天子太牢包九箇諸侯亦太牢包七箇大夫亦太牢包五箇士少牢包三箇大夫以上乃有遣車之 疏曰遣車從葬載牲體之車也牢具遣奠所包牲牢之體貴賤各有數也一箇為一具取一車載之也故云視牢具遣車所用無文因此視牢具故云載所包遣奠而藏之者與與者疑辭也云天子太牢包九箇以下者

以既夕禮遣奠用少牢以上約之

司兵大喪廞五兵廞興作明器之役器五兵也士喪禮下篇有甲冑干笮疏曰按既夕禮明器之用器有弓矢役器有甲冑干笮彼雖不具五兵此既言五兵明五者俱有也故鄭引士喪禮下篇為證

司弓矢大喪共明弓矢弓矢明器之用器也士喪禮下篇曰用器弓矢

司干大喪廞舞器及葬奉而藏之疏曰此官云干盾及羽籥及其所廞廞干盾而已其羽籥籥師廞之

樂師凡喪陳樂器則帥樂官帥樂官往陳之疏曰樂師謂笙師鎛師之屬廞樂藏之者也云往陳之謂如既夕禮陳器於祖廟之前庭及壙道東者也

大司樂大喪涖廞樂器及葬藏樂器亦如之涖臨也廞興也臨笙師鎛師之屬興謂作之也疏曰鄭知臨笙師鎛師者按笙鎛師皆云喪

廞其樂器奉而藏之司干亦云大喪廞舞器此不言之即屬中兼之也此臨藏樂器還臨笙師鎛師等故彼皆云奉而藏之同

眡瞭大喪廞樂器疏曰大喪廞樂器謂明器故檀弓云木不成斲瓦不成味竹不成用琴瑟張而不平竽笙備而不和是沽而小耳是臨時乃造之

笙師大喪廞樂器及葬奉而藏之廞興也興謂作之奉猶送

鎛師大喪廞其樂器奉而藏之疏曰此官所廞謂作晉鼓鼖鼓

籥師大喪廞其樂器奉而藏之疏曰此所廞作惟羽籥而已不作餘器

典庸器大喪簨虡疏曰按檀弓有鍾磬而無簨虡鄭註云不縣之彼鄭註見此文有簨虡明有而不縣以喪事畧故也

右陳明器

喪祝及祖飾棺遂御鄭司農云祖謂將葬祖於庭象生時出則祖也祖時喪祝主飾棺遂御之喪祝為柩車御也言謂祖為行始飾棺設柳池紐之屬既飾當還車鄉外喪祝御之御之者執翿居前卻行為節度　疏曰言及祖者及至也初朝禰次朝二祧次朝始祖后稷之廟至此廟中設祖祭接既夕禮請祖期曰日側是至祖廟之中而行祖祖始也為行始飾棺訖乃遣車向外移柩車去載處至庭中車西設祖奠云遂御者加飾訖移柩車喪祝執纛卻行御正柩故云遂御之

小斂係有封人等七官大斂係有司几筵設葦席朝夕奠係內有司服共奠衣服朔月月半奠係內有籩人共薦籩羞籩外饔實鼎俎天子喪斬縗者奠諸侯喪齊縗者奠啓係內有世婦濯溉為齍盛內豎為內人蹕皆祖奠所通用當互考

右祖奠

大師大喪帥瞽而廞作匶謚廞興也言王之行謂諷誦
其治功之詩故書廞為淫
鄭司農云淫陳也陳其生時行迹為作謚　疏曰帥瞽以
矇歌王治功之詩廞作匶謚者匶即柩也古字通用以
其興喻王治功之詩為柩作謚是
以瞽矇職云諷誦詩謂作謚時也　瞽矇諷誦詩世奠
繫鼓琴瑟元謂諷誦詩主謂廞作柩謚時也諷誦王治
功之詩以為謚世之而定其繫謂書於世本
也雖不歌猶鼓琴瑟以播其音美之　疏曰諷誦詩謂
於王喪將葬之時則使此瞽矇諷誦王治功之詩觀其
行以作謚葬後當呼之云世奠繫者奠定也謂辨其昭
穆以世之序而定其繫繫即帝繫世本是也鼓琴瑟者
詩與世本二者雖不歌詠
猶鼓琴瑟而合以美之　小師大喪與廞從大師　疏云大師
廞作匶謚故
小師從之也　大祝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疏遠近六曰

誄誄謂積累生時德行以賜之命主爲其辭也春秋傳曰孔子卒哀公誄之此皆有文雅辭令難爲者也故大祝主作六辭或曰誄論語所謂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

大史大喪遣之日讀誄遣謂祖廟之庭大奠將行時也人之道終於此累其行而讀之大師又帥瞽廞之而作謚瞽史知天道使共其事言王之誄謚成於天道 疏曰人之道終於此者以其未葬已前孝子不忍異於生仍以生禮事之至葬送形而往迎魂而反則以鬼事之故既葬之後當稱謚故誄生時之行而讀之此經誄即累也云大師又帥瞽廞之而作謚者瞽史既知天道又於南郊祭天之所稱天以誄之是王之謚成於天道也若然先於南郊制謚乃遣之日讀之既葬後則稱謚

凡喪事考焉爲有得失

小史大喪佐大史卿大夫之喪賜謚讀誄其讀誄亦以大史賜謚爲節事相成 疏曰云事相成者謚法

依誄為之故也惟周公旦太公望相嗣王發建功於牧野及終將葬乃制諡法遂敘諡法諡者行之迹號者功之表古者有大功則賜之善號以為稱也車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小名行出於己名生於人名是諡號壹民無為曰神以至無為神道設教一德不懈曰簡一不委曲靖民則法曰皇靖定平易不訾曰簡無用訾悔德象天地曰帝同於天地尊賢貴義曰恭尊貴賢人寵貴義士仁義歸往曰王民往歸之敬事供上曰恭供奉也立志及衆曰公志無私也尊賢敬讓曰恭敬有德讓有功執應八方曰侯

所執行八方應之既過能改曰恭言自知也賞慶刑威曰君能行四者執事堅固曰恭守正不移平正不阿曰君民從之愛民悌長曰恭順長接下揚善賦簡曰聖揚入所善得實所歛得簡執禮御賓曰恭迎待賓也敬祀享禮曰聖既敬於祀能通神道芘親之闕曰恭修德以益之照臨四方曰明以明照之尊賢讓善曰恭不專已善推之於人譖訴不行曰明逆知之故不行威儀悉備曰欽威則可畏儀則可象經緯天地曰文成其道大慮慈民曰定思樹德道德博聞曰文無不知純行不差曰定行一不傷學勤好問曰文不恥下問安民大慮曰定以慮安民慈

惠愛民曰文惠以成文安民法古曰定不失舊意愍民惠禮曰文
惠而有禮闢土有德曰襄取之以義賜民爵位曰文與同升甲胄有
勞曰襄亟征伐綏土柔民曰德安民以居安土以事小心畏忌曰僖
思所當忌諫慮不威曰德不以威距諫有伐而還曰釐知難而退剛强
直理曰武剛無欲强無撓直正直理忠恕質淵受諫曰僖深故能受威强直
德曰武與有德者敬溫柔賢善曰懿性能純善克定禍亂曰武以兵
征故能定心能制義曰度制事得宜刑民克服曰成法以正義能使服也聰
明叡哲曰獻有過知之聰夸志多窮曰武大志兵行多所窮極智質有

聖曰獻有所通而無蔽安民立政曰成政以安定五宗安之曰孝五世之宗淵源流通曰康性無忌慈惠愛親曰孝周愛親族溫年好樂曰勤好豐年勤民事協時肇享曰孝協和肇始常如初秉德不回曰孝順於德而不違安樂撫民曰康無四方之虞令民安樂曰康富而教之執心克壯曰齊能有嚴布德執義曰穆舜典四門穆穆輕輶供就曰齊輶有近輕而供成中情見貌曰穆性心露也甄心動懼曰頃甄精容儀恭美曰昭有儀可象行供可美敏以敬慎曰頃疾於所敬昭德有勞曰昭能勞謙柔德教眾曰靜成眾使安聖善周聞曰宣通於善道聲教

宜闓

恭己鮮言曰靖（恭己正平少言而中）治而無眚曰平　寬樂令終曰靖（性寬樂義以善自終）執事有制曰平（不在意）威德剛武曰圉（禦亂患）布綱治紀曰平（施之政事）彌年壽考曰胡（久年）其由義而濟曰景（用義而成）保民耆艾曰胡（六十耆七十艾）耆意大慮曰景（耆彊也）彊毅果敢曰剛（釐於義致志固）布義行剛曰景（以剛行義）追補前過曰剛（勸善以補過）清白守節曰貞（行清白執志固）猛以剛果曰威（猛則少寬果敢行）大慮克就曰貞（幹事能成）不隱無屏曰貞　彊毅執正曰威　闢土服遠曰桓（以武力征四夷）治典不殺曰祈（秉常）

不衰克敬勤民曰桓敬以使之大慮行節曰孝言成其節闢土兼國曰桓兼人故啓土治民克盡曰使克盡思慮能思辨衆曰元別之使各有次好和不爭曰安坐在少斷行義說民曰元民說其義道德純一曰元道大而德一始建國都曰元非善之良何以始之大省兆民曰思大親民而不侈主義行德曰元以義為主外內思索曰思言求善聖善周聞曰宣聞謂所聞善事追悔前過曰思思而能改兵革亟作曰壯以數征為嚴行見中外曰愨表裏如一共圉克服曰壯禁圉敵人能使服之狀古述今曰譽勝敵克亂曰壯勝敵故能克亂昭功寧民曰

商（商度事宜所以安民）死於原野曰壯（非嚴何以死難）克敬秉政曰夷（秉政不任賢）屢征殺伐曰壯（以嚴整之）安民好靜曰夷　武而不遂曰壯（武功不成）執義揚善曰懷（稱人之善）柔質慈民曰惠（賑孤惸加施惠）慈人短折曰懷（短未六十折未三十）愛民好與曰惠（與謂施）述義不克曰丁（欲立志義而弗能成）夙夜敬戒曰敬（敬身急戒）述事不弟曰丁（不孫弟）夙興恭事曰敬（敬以莅事）有功安民曰烈（以武立功）衆方益平曰敬（法常而知）秉德尊業曰烈（業以通德為而能尊）合善典法曰敬（非敬何以善之）剛克為伐曰翼（伐功也）剛德克就曰肅（成其不敬使為終）

思慮深遠曰翼 好遠思不任亂 執心決斷曰肅 言嚴果 外內貞復曰白 正而後約始 一不主其國曰聲 生於外家 不勤成名曰靈 任本性不見賢思齊 未家短折曰傷 未家未娶 死而志成曰靈 士志不怯命 愛民好治曰戴 愛養其民天下戴仰 死見神能曰靈 有鬼不為厲 典禮不倦曰戴 倦過 亂治不損曰靈 不能以治損亂 短折不成曰傷 幼稚而天傷 好祭鬼神曰靈 敬鬼神不致遠 隱拂不成曰隱 不以隱括改其性 極知鬼事曰靈 其智能聰徹之 不顯尸國曰隱 以主國 見善堅長曰隱 美過其令 殺戮無辜曰厲 官人應實曰知 能官人 愎狠遂過

曰刺去諫曰愎反是曰狠肆行勞祀曰悼放心勞於淫祀言不修德也不思妄
愛曰刺忌甚中年蚤夭曰悼年不稱者早孤短折曰哀早未知人事
凶年無穀曰荒不務稼穡好變動民曰躁好改舊以勞動民外內縱
亂曰荒家不治官不知不悔前過曰戾知而不改好樂怠政曰荒淫於
聲樂怠於政事怙威肆行曰醜肆意行威在國遭憂曰愍仍多大喪雍遏
不通曰幽權臣擅命政令不達在國逢難曰愍兵寇之事早孤殞位曰
幽殞位即位而卒禍亂方作曰愍　動祭亂常曰幽易神之班使民
悲傷曰愍妨政敗害柔質受諫曰惠受諫以為惠貞心大度曰匡

心正而名察名實不爽曰質名實內外相應不差德正應和曰莫溫良好樂曰良言其人可好可樂施勤無私曰惠慈和徧服曰順思慮果敢曰趮博聞多能曰憲雖多能不至於大道嗇於賜與曰愛滿志多窮曰惑自足者必不足危身奉上曰忠險不辭難思慮不爽曰原不差所思而得克威捷行曰魏有威而敏行好內違禮曰煬淫於家不奉禮克威順禮曰魏雖威不逆禮好內怠政曰煬內則淫朋外則荒政怠政外交曰攜不自明而博外交去禮遠正曰煬教誨不倦曰長疏遠繼位曰遠肇敏行成曰直

彰義揜過曰堅亡治内外賔服曰正　華言無實曰夸

好廉自克曰節廉儉不傷則不害民逆天虐民曰煬所尊大而逆好

更故舊曰易變故改常名與實爽曰繆　愛民作刑曰克道之

以政齊之以法擇善而從曰比比方善而從之除殘去虐曰湯　亂而

不損為靈貪亂直亡而神靈之曲也隱哀之方也景武之方也施為

文除為武辟地為襄服遠為桓剛克為伐柔克為懿履

正為莊無過為僖施而不私為宣雲行雨施日月無私　鄉惠無内

德為獻無内德謂惠不成也由義而濟為景無志無補則以其明

餘皆象也以其明所及為謚象其事也謚法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誄累也累列生時行迹讀之以作謚謚當由尊者成疏曰凡謚表其實行當由尊者所為若使幼賤者為之則各欲光揚在上之美有乖實事故不為也唯天子稱天以誄之以其無尊焉春秋公羊說以為讀誄制謚於南郊若云受之於天然疏曰白虎通云天子崩大臣之於南郊稱天以謚之者為人臣子莫不欲褒大其君掩惡揚善故至南郊明不得欺天也死謚周道也疏云殷以上有生號仍為死後之稱更無別謚堯舜禹湯之例是也周則死後別立謚故總云周道也

右謚誄

大司馬喪祭奉詔馬牲王喪之以馬祭者蓋遣奠也奉猶送也送之至墓告而藏之

司尊彝大喪存奠彝存省也謂大遣時奠者朝夕乃徹也　疏曰大喪之奠有彝尊盛鬱鬯唯謂祖奠厥明將向壙為大遣時奠有之朝夕乃徹也者按檀弓云朝奠日出夕奠逮日則朝奠至夕徹之夕奠至朝乃徹其大遣亦朝設至夕乃徹言此者欲見所奠彝尊朝夕奠存省之意也　春官　鬱人大喪及葬共其祼器遂貍之遣奠之彝與瓚也貍之於祖廟階閒明奠終於此　疏曰葬時不見有設奠之事祖祭已前奠小不合有彝器奠之大者唯有遣奠故知於始祖廟中厥明將葬之時設大遣奠有此祼器也司尊彝云大喪有奠彝是也以奠無尸直陳之於奠處耳言貍之於祖廟階閒者此按曾子問無遷主者以幣帛皮圭以為主命行反遂貍之於祖廟兩階之閒此大遣奠在始祖廟事訖明亦貍之於階閒也自此已前不忍異於生設奠食象生而無尸自此已後葬訖反日中而虞則有尸以神事之

謂之祭異於生故云明奠終於此也　同上

小祝大喪及葬設道齎之奠分禱五祀

齎猶送也送道之奠為遣奠也分其牲體以祭五祀告王去此宮中不復及也王七祀祀五者司命大厲平生出入不以告　疏曰按既夕禮祖廟之庭厥明設大遣奠包牲取下體是也云分其牲體以祭五祀者謂包牲取下體之外分為五處祭也月令春祀戶夏祀竈季夏祀中霤秋祀門冬祀行此並是人所由從之處直非四時合祭出入亦宜告之司命泰厲則否　小斂條內有封人等七官大斂條內有司几筵設几席朝夕奠條有司服共奠衣服朔月月半奠條內有籩人共籩籩外饔實鼎俎天子喪斬縗者奠諸侯喪齊縗者奠啓條有世婦濯溉為齍盛內豎為內人蹕皆遣奠所通用當互考

右大遣奠

量人掌喪祭奠竁之俎實竁亦有俎實謂所包遣士喪禮下篇曰藏苞筲於旁　疏云此喪祭文連奠竁竁是壙内故鄭以喪祭為大遣奠解之是以大司馬喪祭亦為遣奠也又按冢人云請度甫竁穿壙之名此言奠竁則奠入於壙是以云所包遣奠也引士喪禮云藏苞筲於旁者苞謂苞牲取下體葦苞二是也藏筲者即既夕禮云筲三黍稷麥並藏之於棺旁又曰苞奠者取遣奠牲下體苞裹之遣送行也

右包奠

遂師大喪使帥其屬以幄帟先道野役使以幄帟先者大宰也其餘司徒也幄帟先所以為葬窆之間先張神座也道野役帥以至幕也　疏曰大喪王喪也以幄帟先者謂使大宰官帥其屬以幄帟先行至壙也道野役者謂司徒尊引野中之役以出國城至壙也大宰之屬幕人共帷幕帟

受故大宰帥之司徒主衆庶故令野役也先張神座者謂柩至壙脫載除飾柩則在地未葬窆之間須有神座之所故知大幕之下宜有幄之小帳小帳之内而有帟之盛座以為神座也 地官 陳殯具條幕人掌次此條適用朝祖條閭胥聚衆庶大司徒帥六鄉屬六引遂人屬六紼小司徒帥邦役治其政教鄉師帥其民而至又薦車馬及陳明器兩條並此章通用當互考

鄉士大喪紀各掌其鄉之禁令帥其屬夾道而蹕 屬中士以下疏曰大喪紀當葬所經鄉道並過六鄉以是故各掌其鄉之禁令當各帥其屬夾道而蹕知屬是中士以下者鄉士身是上士故云中士以下 秋官

方相氏大喪先匶 先去聲匶音柩 葬使之道 道音導 疏曰喪所多有凶邪故使之導也 夏官

喪祝及葬御匶出宮乃代 喪祝二人相與更也 疏曰及至也謂於祖廟

厥明大奠後引柩車出喪祝於柩車前卻行御柩車出宫乃代者按序官云喪祝上士二人故鄭云二人相與更也小喪亦如之春官鄉師及葬執纛以與匠師御匶而治役匠師事官之屬其於司空若鄉師之於司徒也鄉師主役匠師主衆匠共主葬引翿羽葆幢也爾雅曰纛翳也以指麾輓柩之役正其行列進退行户剛反疏曰言及葬者及至葬引向壙纛謂葆幢也鄉保執葆幢卻在柩車之前以與匠師御柩謂在路恐有傾覆故與匠師御正其柩而治役者亦謂監督人也此經鄉師是司徒考明匠師亦是司空考冬官亡未聞其考此據匠師與鄉師相對以義約之匠師冬官考也司士作六軍之士執披披方寄反作謂使之也披柩車行所以披持棺者有紐以結之謂之戴鄭司農云披者扶持棺險者也天子旁十二諸侯旁八大夫六士四元謂結披必當棺束於束繫紐

天子諸侯載柩三束大夫士二束喪大記曰君纁披六大夫披四前纁後元士二披用纁人君禮文欲其數多圍數兩旁言六耳其實旁三　疏曰云六軍之士者即六鄉之民以其鄉出一軍六鄉故名六軍之士也天子千人而云六軍者以天子千人出自六軍故號六軍之士非謂執披有七萬五千人也柩車則蜃車車兩旁使人持之若四馬六轡然故名持棺者名披也云有紐以結之謂之戴者喪大記云纁戴者是也先鄭云披者扶持棺險也先鄭意蜃車行恐逢道險者有傾覆故云披持棺險也云天子旁十二諸侯旁八大夫六士四者無所依據後鄭不從元謂結披必當棺束於束繫紐者謂蜃車兩旁皆有柳材其棺皆以物束之故云天子諸侯載柩三束大夫士二束彼喪大記不言天子此言者欲見天子無文約與諸侯同也　喪祝掌大喪勸防之事　勸猶倡帥前引者防謂執披備傾虧　疏曰勸猶倡帥前引者即經御柩一也謂執

纛居柩路前卻行左右車脚有高下則以纛詔告執披者使持制之不至傾虧倡先也故云倡帥前引者云防謂執披備傾虧者按夏官司士作六軍之士執披故以執披解防恐柩車傾倒故云備傾虧此經勸防因言所掌事及其行事下文及朝御柩是也小喪亦如之春官

大史大喪執法以涖勸防鄭司農云勸防引六綍春官

巾車大喪及葬執蓋從車持旌從才用反從車隨柩路持蓋與旌者王平生時車建旌雨則有蓋今蜃車無蓋執而隨之象生時所執者銘旌

御僕大喪持翣喪大記註引漢禮以木為筐廣三尺高二尺四寸方兩角高衣以白布畫雲氣謂之畫翣畫之以黼謂之黼翣之類是也天子用八在路夾蜃車兩旁入壙則樹之四旁

女御后之喪持翣翣棺飾也持而從柩車　疏曰禮天子八翣后喪亦同將葬向壙之時使

此女御持之
左右各四人

冢人大喪及葬言鸞車象人鸞車巾車所飾遺車也亦設鸞旗鄭司農云象人謂以芻為人言猶語也語之者告當行若於生存者於是巾車行之孔子謂為芻靈者善謂為俑者不仁非作象人者不殆於用生乎

疏曰及至也謂至葬冢人語巾車之官將明器鸞車及象人使行向壙遺車有鸞和之鈴兼有旌旗經直云鸞車不言鸞旗故鄭言之先鄭云象人謂以芻為人者後鄭不從以其上古有芻人至周不用而用象人則象人與芻靈別也鄭引檀弓者欲破先鄭以芻靈與象人為一若然則古時有塗車芻靈至周仍存塗車唯改芻靈為象人 陳明器條通用 春官

虎賁氏及葬從遺車而哭遺車王之魂魄所憑依 疏曰遺車者將葬盛所苞奠遺送者之車其車內既皆有牲體故云王之魂魄所憑依也遺車多少之數天子無文鄭註雜記云天子太牢苞九箇遺車九乘

苞肉皆取大遣奠之牲體天子太牢外更用馬牲皆前脛折取臂臑後脛折取骼苞肉各九箇皆細分其體以充數也

夏官

內豎王后之喪及葬執褻器以從遣車褻器振飾頮浴之器　疏曰從遣車若生時從后后之私褻小器唯有振飾頮沐之器故為此解也若然玉府云凡褻器鄭註以為清器虎子不為振飾頮沐器者彼據生時故與床第等連文此註褻器為振飾頮沐之器者按特牲為尸而有盤匜并有簞巾巾為振飾盤匜為盥手故既夕禮用器之中有盤匜是送葬之時有褻器也

天官

君葬用輴四綍二碑御棺用羽葆輴音輇市專反輴當為載以輇車之輇輇車柩車也在棺曰綍行道曰引至壙將窆又曰綍而設碑是以連言之碑桓楹也御棺車前為節度也　疏曰四綍二碑者綍有四條碑有二所此諸侯也天子則云綍四碑御棺用羽葆者雜記云諸侯用匠人執

羽葆以鳥羽注於柄末如蓋而御者執之居前以指麾為節度也此一經所論在道之時未論窆時下棺之節因在塗連言窆時故云是以連言窆至窆時下棺天子則更載以龍輴故遂師註云蜃車柩路也行至壙乃說更載以龍輴是天子殯用龍輴至壙去蜃車載以龍輴云碑桓楹也者檀弓云三家視桓楹是僭也則天子用大木為碑謂之豐碑諸侯則樹兩大木為碑謂之桓楹　士喪有與天子同者三

其終夜燎及乘人專道而行註見朝祖奠遣車馬下

右柩行

巾車大喪及墓嘑啓關陳車關墓門也車二車也士喪禮下篇曰車至道左北面立東上　疏曰鄭知車是二車者以其遣車在明器之中按既夕陳明器在道東西北上此不言明器而別陳

車是二車可知天子二車象生時當十二乘也士喪禮云車至道左北面立東上者士無二車惟據乘車道車藁車三乘此王禮亦有此三乘車於後别有二車十二乘若然則此車非止二車而已鄭直云二車者舉其士禮不見者而言耳　此條朝祖薦車通用柩行條遂師以幄帟先朝祖條樂師陳樂器此條通用當互考

方相氏大喪及墓入壙以戈擊四隅敺方良方良上音罔下音兩

又如字　壙穿地中也方良罔兩也天子之椁柏黄腸爲裏而表以石焉國語曰木石之怪夔罔兩　䟽曰必破方良爲罔兩者入壙無取於方良之義故也云天子之椁柏黄腸爲裏而表以石焉者欲見有罔兩之義故引漢法爲證又檀弓云天子柏椁以端長六尺言椁柏則亦取柏之心黄腸爲椁之裏故漢依而用之而表之以石葢周時亦表以石故有罔兩也云國語者按國語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夔罔兩則知方良當爲罔兩也

喪祝及壙說載除飾鄭司農云說載下棺也除飾去棺飾也四翣之屬令可舉移安錯之元謂除飾便其窆爾周人之葬牆置翣翣所甲反亦作翣　疏曰脫載謂下棺於地除飾謂除去帷荒下棺於坎訖其帷荒還入壙張之於棺註云四翣之屬者按喪大記及禮器士二翣大夫四翣諸侯六翣天子八翣周人之葬牆置翣者謂帷荒與柩為障若牆然故謂之牆翣在道柩車旁人執之入壙置之於槨旁故云道也小喪亦如之小喪王后以下之喪　春官

掌蜃掌斂互物蜃物以共闉壙之蜃互户故反　互物蚌蛤之屬闉猶塞也將井槨先塞下以蜃禦濕也鄭司農說以春秋傳曰始用蜃炭言僭天子也　疏曰按士喪禮筮宅還井槨於殯門之外註云既哭之則往施之竁中是未葬前井槨材乃往施之壙中則未施壙前已施蜃炭於槨下以禦濕也

稻人喪紀共

其葦事葦以闉壙禦濕之物疏曰春秋左氏傳有井闉闉塞也地官

澤虞喪紀共其葦蒲之事葦以闉壙蒲以為席疏曰蒲以為席者謂抗席及禮記云虞卒哭芐翦不納者是也地官

掌荼掌以時聚荼以共喪事疏曰按既夕禮為茵之法用緇翦布謂淺黑色之布各一幅合縫着以荼柩未入壙之時先陳於棺下縮二於下橫三於上乃下棺於茵上是也

右至壙

冢人共喪之窆器下棺豐碑之屬朝祖條小司徒帥邦役遂人及窆陳後並此條通用當互考

凡封用綍去碑負引君封以衡君命毋譁以鼓窆

疏曰當為窆之謂下棺下棺之時將綍一頭以繫棺緘又將一頭繞碑間鹿盧所引之人在碑外背碑而立負引者漸漸應鼓聲而下故云用綍去碑負引也君封以衡貫侯禮大物多棺重恐柩不正下棺之時别以大木為衡貫穿棺束之緘平持而下備傾頓也君命無譁以鼓窆者謂君下棺之時命令衆人無譁以擊鼓為窆時縱捨之節每一鼓漸縱綍也天子則六綍四碑紼既有六碑但有四故以前碑後碑各重鹿盧每一碑用二綍前後用四綍其餘兩綍繫於兩旁之碑柩行條君葬四綍二碑此條通用當互考

鼓人詔太僕鼓詳見本篇戒臣民條

大僕大喪始塴戒鼓窆亦如之戒鼓擊鼓以驚衆也司農云窆謂葬下棺也春秋傳所謂日中而塴禮記謂之封皆下棺也音相似窆讀如慶封氾祭之氾　塴補鄧反氾方劍反　塴詳見始死條

遂師大喪及窆抱磨共丘籠及

蜃車之役 蜃車柩路也行至壙乃說更復載以龍輴役謂執綍者磨者適歷執綍者名也遂人主陳之而遂師以名行校之 疏曰云共丘籠者王曰丘謂共為丘之籠器以盛土也謂下棺之後以壙上土反復而為丘壟皆須籠器以盛土也云適歷執綍者名也者謂天子千人分布於六綍之上謂之適歷者分布稀疎得所名為適歷也云遂人主陳之者按遂人云及窆陳役是也遂師抱持版之名字巡行而校錄之以知在否故云抱磨也 地官

鄉師及窆執斧以涖匠師 匠師主豐碑之事執斧以涖之使戒其事故書涖作立立讀為涖涖謂臨視也 疏曰及至也窆下棺也至壙下棺之時鄉師執斧以涖匠師匠師主眾匠恐下棺不得所須有用斧之事故執斧以臨視之云匠師主豐碑之事按檀弓云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鄭彼註天子斲大木為之豐大也天子六綍四碑前後各一碑各重鹿盧兩畔各一碑皆單鹿盧天

子千人分置於六紼皆背碑負引擊鼔以為縱舍之節匠師主當之

冢人及窆執斧以涖

疏曰按鄉師云執斧以涖匠師則此亦涖匠師兩官俱臨者葬事大故二官共臨

遂入藏凶器

凶器明器　疏曰因上文窆下棺訖即遂入壙藏明器

正墓位蹕墓域守墓禁

位謂丘封所居前後也禁所為塋限　疏曰墓位即上文昭穆為左右須正之使不失本位墓域謂四畔溝兆蹕謂止行人不得近之守墓禁謂禁制不得漫入也云禁所為塋限者謂禁者以塋域為限而禁之　春官

司常建廞車之旌及葬亦如之

詳見陳明器條

樂師凡喪陳樂器則帥樂官及序哭亦如之

哭此樂器亦帥之　疏曰按小宗伯云及執事眡葬獻器遂哭之註云至將葬獻明器之材又獻素獻成皆於殯門外王不親哭有官代之彼據未葬材

時小宗伯哭之此序哭明器之樂器文承陳樂器之下而云序哭謂使人持此樂器向壙及入壙之時序哭之也春官

大司樂涖藏樂器 詳見陳明器條

校人飾遣車之馬及葬埋之 同上

典瑞大喪共贈玉 贈玉蓋璧也贈有束帛六幣璧以帛 疏曰贈玉者按既夕禮葬時棺入坎贈用元纁束帛即天子加以玉是贈先王之物也註云贈玉蓋璧也者以既夕禮云士贈用束帛明天子亦有束帛也而小行人合六幣璧以帛故知贈既用帛明以璧配之鄭言此者恐天子與士異士用帛天子用玉嫌不用帛故言之也 春官

大宰大喪贊贈玉 助王為之也贈玉既窆所以送先王

小宗伯成葬而祭墓為位 成葬丘已封也天子之冢蓋不一日而畢位壇位也先祖形體託於此地祀其神以安之冢人職曰大喪既有日請度甫竁遂為之

尸 疏曰云天子之冢蓋不一日而畢者按檀弓云有司以几筵舍奠於墓左反日中而虞註云所使奠墓有司來歸乃虞也則虞祭在奠墓後此上文既云詔相喪祭則虞祭訖矣於下乃云成葬祭墓為位則虞祭不待奠墓有司來歸者由天子之冢高大蓋不一日而畢故設經喪祭在成葬之上也引冢人職者證祭墓為位時

冢人為尸以祭后土也 春官

冢人凡祭墓為尸 祭墓為尸或禱祈 鄭司農云為尸家人為祭后土 疏曰後鄭知此祭墓為禱祈者是墓新成祭后土此文云凡故知謂禱祈也先鄭云為尸冢人為尸者上文祭墓謂始穿地時此文據成墓為尸後鄭以此亦得通一義故引之在下是以禮記檀弓云有司舍奠於墓左彼是成墓所祭亦引此凡祭墓為尸證成墓之事也

右窆

晉文公既定襄王於郟王勞之以地辭請隧隧王之葬禮闕地通道曰隧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所惡也　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重器備槨有四阿棺有翰檜蜃市忍反翰户旦反一音韓燒蛤為炭以瘞壙多埋車馬用人從葬四阿四注槨也翰旁飾檜上飾皆王禮疏曰周禮匠人云殷人四阿重屋鄭元云阿棟也四角設棟也是為四注槨也士喪禮云抗木橫三縮二謂於槨之上設此木縱二橫三以負土則士之槨上平也今此槨上四注而下則其上方而尖也禮天子槨題湊諸侯不題湊不題湊則無四阿釋詁云楨翰幹也又曰楨正也築牆所立兩木也翰所以當兩邊障土者也翰在牆之旁則知此翰亦在旁也詩云

會弁如星鄭元云會謂弁之縫中言其際會之處也會在弁之上知此檜亦在上故以為棺旁飾上言飾也言椰有棺者則本不當有宋公所僭必僭天子明此蜃炭四阿翰檜皆是王之禮也　公室視豐碑言視者時僭天子也豐碑斵大木為之形如石碑於椰前後四角樹之穿中於間為鹿盧下棺以繂繞天子六繂四碑前後各重鹿盧也　三家視桓楹時僭諸侯諸侯僭天子也斵之形如大楹耳四植謂之桓諸侯四繂二碑碑如桓矣大夫二繂二碑士二繂無碑　疏曰凡言視者不正相當比擬之辭也故王制云天子之三公視公侯卿視伯大夫視子男是也故云言視僭天子也以禮廟庭有碑故祭義云牲入麗於碑儀禮每云當碑揖此云豐碑故知斵大木為碑也椰前後及兩旁樹之角落相望故云四角非謂正當椰四角也穿鑿去碑中之木令使空於此空間著鹿盧兩頭各入碑木繂即

紼也以紼之一頭繫緘以一頭繞鹿盧既訖而人各背碑負紼末頭聽鼓聲以漸卻行而下之知唯前後碑重鹿盧者以棺之入槨南北竪長前後深也按春秋天子有隧以羨道下棺所以用碑者凡天子之葬掘地以為方壙漢書謂之方中又方中之内先累槨於其方中南畔為羨道以蜃車載柩至壙說而載以龍輴從羨道而入至方中乃屬紼於棺之緘從上而下棺入於壙之中於此之時用碑繂也視桓楹不云碑知不似碑形故云如大楹耳通而言之亦謂之碑故喪大記云諸侯大夫二碑是也

士三虞大夫五諸侯七 尊卑恩之差也天子至士葬即反虞　疏曰知天子至士葬即反虞者以其不忍一日未有所歸尊卑皆然故知葬即反虞虞檀弓云葬日虞不忍一日離也不顯尊卑是貴賤同然也　雜記　今按檀弓葬日虞以虞易奠疏曰雜記云諸侯七虞然則天子九虞也初虞已葬日而用柔

第二虞亦用柔日假令丁日葬葬日而虞則己日二虞後虞改用剛則庚日三虞也故鄭註士虞禮云士則庚日三虞士之三虞用四日則大夫五虞當八日諸侯七虞當十二日天子九虞當十六日最後一虞與卒哭例同用剛日此可以補經文之闕故備録於此

小宗伯王崩既葬詔相喪祭之禮喪祭虞祔也檀弓曰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是日也以虞易奠卒哭曰事成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於祖父 疏曰鄭知喪祭是虞祔也以文承卜葬之下成葬之上其中唯有虞祔而已故以虞祔解之也葬之朝為大遣奠反日中而虞是不忍一日使父母精神離散故云不忍一日離也

司巫祭祀則共䈅館䈅子都反 館所以承䈅謂若今筐也士虞禮苴刌茅長五寸實於筐饌於西坫上

甸師祭祀共蕭茅鄭大夫云蕭字或為莤莤讀為縮束茅立之祭前沃酒其上酒滲下

去若神歆之杜子春讀為蕭蕭香蒿也茅以供祭之苴亦以縮酒苴以藉祭　疏曰士虞禮束茅長五寸立於几東謂之苴是也

鄉師大祭祀共茅蒩　元謂蒩士虞所謂苴刌茅長五寸束之者是也祝設於几東席上命佐食取黍稷祭於苴王取膚祭祭如初此所以承祭既祭蓋束而去之守祧職云既祭藏其墮是與　刌音忖去羌呂反祧他彫反墮吁恚反劉相恚反與音餘　地官

庖人共喪紀之庶羞　喪紀喪事之祭謂虞祔也　疏曰凡喪未葬已前無問朝夕奠及大奠皆無薦羞之法今言共喪紀庶羞者謂虞祔之祭乃有之又曰天子九虞後作卒哭祭虞卒哭在寢明日祔於祖廟今直云虞祔不言卒者舉前後虞則卒哭在其中共庶羞可知　天官

囿人獸人共獸腊人共乾肉獻人共鱻薧醢人共豆實　詳見陳小斂係地官

籩人共

遷詳見朔月半月奠條

喪祝掌喪祭祝號喪祭虞也

右虞祭

措之廟立之主曰帝同之天神春秋傳曰凡君卒哭而祔祔而作主　疏曰措置也主葬後卒哭竟而祔置於廟立主使神依之也白虎通云所以有主者神無依據孝子以繼心也主用木木有始終又與人相似也蓋記之以為題欲令後可知也方尺或曰尺二寸鄭云周以栗漢書前方後圓五經異義云主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天神曰帝今號此主同於天神故題稱帝云文帝武帝之類也崔靈恩云古者帝王生死同稱今云措之廟立之主曰帝者蓋是為祀時有主入廟稱帝之義記者録以為法也又曰凡君卒哭而祔卒哭者是葬竟虞數畢後之祭名也孝子親始死哭晝夜無時葬後虞竟乃行神

事故卒其無時之哭猶朝夕各一哭故謂其祭為卒哭卒哭明日而立主祔於廟隨其昭穆從祖父食卒哭主暫時祔廟畢更還殯宮至小祥作栗主入廟乃埋桑主於祖廟門左埋重處故鄭云虞而作主至祔奉以祔祖廟既事畢反之殯宮然大夫士亦卒哭而祔而左傳唯據人君有主者言之故云凡君鄭註祭法云大夫士無主也此言凡君明不關大夫士也崔靈恩云大夫士無主以幣帛祔祔竟並還殯宮至小祥而入廟也又檀弓云重主道也鄭註引公羊傳云虞主用桑練主用栗則似虞已有主而左傳云祔而作主二傳不同按說公羊者朝葬日中則作虞主若鄭君以二傳之文雖異其意則同皆是虞祭總了然後作主以作主去虞實近故公羊上係之於虞謂之虞主又作主為祔所須故左氏據祔而言古春秋左氏說既葬反虞天子九虞九虞者以柔日九虞十六日也諸侯七虞十二日也大夫五虞八日也士三虞四日也既虞然後祔死者於先死者祔而

作主謂桑主也期年然後作栗主檀弓云虞而立尸有尸筵鄭以爲人君之禮唯立尸未作主也

右作主

魯文公二年作僖主主者殷人以栢周人以栗三年喪終則遷入於廟　疏曰主所用木終無正文公羊傳曰主者曷用虞主用桑練主用栗左傳唯言祔而作主一而已非虞練再作公羊之言不可通於此也　作主非禮也元年四月葬二年乃作主遂因葬文通譏之　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既葬反虞則免喪故曰卒哭哭止也以新死者之神祔之於祖尸柩已遠孝子思慕故造木主立几筵特用喪禮祭祀於寢不同於宗廟几君者謂諸侯以上下通於卿大夫　烝嘗禘於廟冬祭曰烝秋祭曰嘗新主既特祀於寢則

宗廟四時嘗祀自如舊也二年禮畢乃同於吉　疏曰君既葬反虞則免喪與葬不相遠共在一月之内故杜每云既葬卒哭縗麻除謂之卒哭者卒此無時之哭自此之後唯朝夕哭耳天子諸侯則於此除哭全不復哭也

勉齋黄氏曰按杜預天子諸侯既葬除喪服諒闇以居心喪終制不與士庶同禮之議見晉書本傳於左氏傳註遂有既葬反虞則免喪之説司馬公嘗言其失矣然其言乃曰縗麻主於哀戚然庸人無縗麻則哀戚不可得而勉又謂杜預辯則辯矣

不若陳逵之言質畧而敦實也愚謂縗麻之制乃古先聖人沿孝子之情為人制服蓋天理人心之所不容已者豈専為庸人而設以勉其哀戚哉杜預違經悖禮淪斁綱常當為萬世之罪人坐以不孝莫大之法而特言其不若陳逵之言質畧而敦實非所以明世教也先師朱文公曰左氏所傳祔而作主則與禮家虞而作主者不合烝嘗禘於廟則與王制喪三年不祭者不合杜氏因左氏之失

遂有國君卒哭除之說

作僖公主者何為僖公作主也主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　主者曷用虞主乃桑禮平明而葬日中而反虞虞猶安神也用桑者取其名與其麤觕所以副孝子之心禮虞祭天子九諸侯七卿大夫五士二其奠處猶吉祭　練主用栗謂期年練祭也埋虞於兩階之間易用栗也夏后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松猶容也想見其容貌而事之主人正之意也栗猶迫也親而不遠主地正之意也栗猶戰栗謹敬貌主天正之意也禮士虞記曰桑主不文吉主皆刻而謚之蓋為禘祫時別昭穆也虞主三代同者用意尚麤觕未暇別也　用栗者藏主也藏於廟室中常所當奉事也質家藏於室　作僖公主何以書

譏何譏爾不時也其不時柰何欲久葬而不能也禮作練主當以十三月文公亂聖人制欲服喪三十六月十九月作練主又不能卒竟故以二十五月也日者重失禮鬼神

立主喪主於虞其主用桑吉主於練其主用栗作僖公主譏其後也僖公薨至此已十五月作主壞廟有時日於練焉壞廟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檐以占反禮過高祖則毀其廟以次而遷將納新神示有所加疏曰按莊公之喪已二十二月仍譏其為吉禘今方練而作主猶是凶服而曰吉主者三年之喪至二十五月猶未合全吉故公子遂有納幣之譏莊公喪制未二十五月而禘祭故譏其為吉此言吉者比之虞主故為言也然作主在十三月壞廟在三年喪終而傳連言之

者此主終入廟入廟即易檐以事相繼故連言之非謂作主壊廟同時也或以為練而作主之時則易檐改塗故此傳云於練焉壊廟於傳文雖順舊說不然故不從之直記異聞耳糜信引衛次仲云宗廟主皆用栗右主八寸左主七寸廣厚三寸若祭訖則納於西壁埳中去地一尺六寸右主謂父也左主謂母也何休徐邈並與范註同云天子尺二寸諸侯一尺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是與衛氏異也白虎通亦云藏之西壁則納之西壁中或如衛說去地高下則無文以明之

文獻通考卷一百二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文獻通考卷一百二十四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徐如澍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覆校官庶吉士臣陳墉

校對官中書臣高中

謄錄監生臣劉清磵

欽定四庫全書

文獻通考卷一百二十四

鄱陽 馬端臨 貴與 著

王禮考十九

山陵

秦二世葬始皇驪山始皇初即位穿治驪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詣七十餘萬人穿三泉下銅徐廣曰一作錮錮鑄塞正義曰顔師古云三重之泉言至水也而致椁宫觀百官奇器珍怪徙藏滿

之正義曰言冢內作宮觀及百官位次奇器珍怪徙滿冢中藏才浪反令匠作機弩矢有所穿近者輒射之以水銀為百川江河大海機相灌輸正義灌音館輸音戍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魚膏為燭徐廣曰人魚似鮎四脚　正義曰廣志云鯢魚聲如小兒啼有四足形如鱧可以治牛出伊水異物志云人魚似人形長尺餘不堪食皮利於鮫魚鋸材木入項上有小穿氣從中出秦始皇冢中以人魚膏為燭即此魚也出東海中今台州有之　按今帝王用漆燈冢中則火不滅度不滅者久之正義度音田洛反二世曰先帝後宮非有子者出焉不宜皆令從死死者甚衆葬既已下或言工匠為機臧皆知之臧重即泄大事畢已

藏閉中羨正義曰音延下同謂冢中神道下外羨閉盡閉工匠藏者無復出者樹草木以象山皇覽曰墳高五十餘丈周迴五里餘　正義曰關中記云始皇陵在驪山泉本北流障使東西流有土無石取大石於渭山諸山括地志云秦始皇陵在雍州新豐縣西南十里

漢舊儀驪山者古之驪國晉獻公伐之而取二女曰驪姬此山多黄金其南多美玉曰藍田故始皇貪而葬焉使丞相李斯將天下刑人徒隸七十二萬人作陵鑿以章程三十七歲錮水泉絶之塞以文石致以

丹漆深極不可入奏之曰丞相臣斯昧死言臣所將隸徒七十二萬人治驪山者已深已極鑿之不入燒之不然叩之空空如下天狀制曰鑿之不入燒之不然其旁行三百丈乃止

漢高祖十年秋七月癸卯太上皇帝崩葬萬年師古曰三輔黄圖云高祖初居櫟陽故太上皇因在櫟陽十年太上皇崩葬其北原起萬年邑置長丞也赦櫟陽囚死罪已下臣瓚曰萬年陵在櫟陽縣界故特赦之

漢舊儀太上皇萬年邑千户徙天下民貲三百萬以

上與田宅守陵

十二年夏四月甲辰帝崩於長樂宮五月丙寅葬長陵自崩至葬凡二十三日長陵在長安北四十里已下已下棺也皇太子羣臣皆反至太上皇廟羣臣曰帝起細微撥亂世反之正平定天下為漢太祖功最高上尊號曰高皇帝太子即位賜視作斥上者將軍四十金服虔曰斥上壙上也如淳曰斥開也開二地為冢壙故以開斥言之鄭氏曰四十金四十斤金也晉灼曰近上二千石賜錢二萬此言四十金實金下凡言黄金真金也不言黄謂錢也二千石二十金六百石以上六金五百石以下至佐

史二金

漢興立都長安徙齊田楚昭屈景及諸功臣家於長陵後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貲富人及豪傑兼併之家於諸陵長陵邑萬户奉常屬官有諸廟寢園令長丞東園匠令丞主作陵内器物又有園郎寢郎故事近臣皆隨陵為園郎園中各有寢便殿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寢日四上食丞相以四時行園武帝時人有盜孝文園瘞錢者丞相嚴青翟坐罪自殺

惠帝七年八月戊寅崩九月辛丑葬安陵自崩至葬凡二十四日安陵在長安北三十五里去長陵十里

文帝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後七年六月己亥帝崩遺詔霸陵山川因其故無有所改應劭曰因山為藏不復起墳山下川流不遏絶就其水名以為陵號令郎中令張武為復土將軍如淳曰主穿壙實瘞事也師古曰穿壙出土棺下也已而實之又即以為墳故云復土復反還也扶目反發近縣卒萬六千人發内史卒萬五千人藏椁穿復土屬將軍武乙巳葬霸陵師古曰自崩至葬凡十日也霸陵在長安東南

景帝五年春作陽陵邑張晏曰景帝作壽陵起邑夏募民徙陽陵後三年正月甲子帝崩二月癸酉葬陽陵自崩至葬凡十日陽陵在長安東北四十五里

惠帝安陵文帝霸陵景帝陽陵邑各萬戸徙民與長陵等

武帝建元二年初置茂陵邑武帝自作陵也本槐里縣之茂鄉

建元六年四月高園便殿火董仲舒言魯哀公時桓僖宫災亳社災天皆焚其不當立者以示魯今高園殿不

當居陵旁於禮亦不當立與魯災同

後元二年二月丁卯帝崩三月甲申葬茂陵自崩至葬凡十八日

茂陵在長安西北八十里

元帝時貢禹奏言武帝棄天下昭帝幼弱霍光專事不知禮正妄多藏金錢財物鳥獸魚鼈牛馬虎豹生禽凡百九十物盡瘞藏之又皆以後宮女置於園陵大失禮逆天心又未必稱武帝意也昭帝晏駕光復行之至孝宣皇帝時陛下惡有所言羣臣亦隨故事

甚可痛也唯陛下深察古道諸園陵女亡子者宜悉遣獨杜陵宮數百誠可哀憐也漢法天子即位一年而為陵天下貢賦三分之一供宗廟一供賓客一供山陵武帝歷年久長比崩陵中至不復容物由霍光暗於大體奢侈過度也更始之敗赤眉入長安破茂陵取陵中物不能減半

昭帝元平元年四月癸未帝崩六月壬申葬平陵自崩至葬凡四十九日平陵在長安西北七十里

茂陵富人焦氏賈氏陰積貯炭葦諸下里物死者歸蒿里葬

地故曰下里　昭帝大行時方上事暴起用度未辦田延年奏商賈預收方上不祥器物冀其疾用欲以求利非民臣所當為請沒入縣官從之

宣帝黃龍元年十二月甲戌帝崩初元元年正月辛丑葬杜陵自崩至葬凡二十八日杜陵在長安南五十里

漢舊儀武帝治茂陵昭帝平陵邑皆取二千石將相守陵故三陵多貴皆三萬户至五萬户

元帝永光四年分諸陵屬三輔以渭城壽陵亭部原上

為初陵詔曰安土重遷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願也頃者有司緣臣子之義奏徙郡國民以奉園陵令百姓遠棄先祖墳墓破業失産親戚別離人懷思慕之心家有不自安之意是以東垂被虛耗之害關中有無聊之民非久長之策也詩不云虖民亦勞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今所為初陵者勿置縣邑使天下咸安土樂業亡有動搖之心布告天下令明知之

竟寧元年五月壬辰帝崩七月丙戌葬渭陵自崩至葬五十五日

渭陵在長安北五十六里

有司言乘輿車牛馬禽獸皆非禮不宜以葬奏可

成帝永始元年七月詔曰朕執德不固謀不盡下過聽將作大匠萬年言昌陵三年可成作治五年中陵司馬殿門内尚未加功天下虚耗百姓罷勞客土疏惡終不可成朕惟其難怛然傷心夫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其罷昌陵及故陵勿徙吏民令天下毋有動揺之心

二年詔曰前將作大匠萬年知昌陵卑下不可為萬歲

居奏請營作建置郭邑妄為巧詐積土增高多賦斂繇役興卒暴之作卒徒蒙辜死者連屬百姓罷極天下匱竭常侍閎前為大司農中丞數奏昌陵不可成侍中衛尉長數白宜早止徙家反故朕以長言下閎章公卿議皆合長計首建至策閎典主省大費民以康寧閎前賜爵關内侯黄金百斤其賜長爵關内侯食邑千户閎五百户萬年佞邪不忠毒流衆庶海内怨望至今不息雖蒙赦令不宜居京師其徙萬年燉煌郡

陳湯與將作大匠解萬年相善自元帝時渭陵不復徙民起邑成帝起初陵數年後樂霸陵曲亭南更營之萬年與湯議以為武帝時工楊光以所作數可意自致將作大匠及大司農中丞景壽昌造杜陵賜爵關內侯將作大匠乘馬延年以勞苦秩中二千石今作初陵而營起邑居成大功萬年亦當蒙重賞子公妻家在長安兒子生長長安不樂東方宜求徙可得賜田宅俱善湯心利之即上封事言初陵京師之地

最為肥美可立一縣天下民不徙諸陵三十餘歲矣
關東富人益衆多規良田役使貧民可徙初陵以彊
京師衰弱諸侯又使中家以下得均貧富湯願與妻
子家屬徙初陵為天下先於是天子從其計果起昌
陵邑後徙內郡國民萬年自詭三年可成後卒不就
羣臣多言其不便者下有司議皆曰昌陵因卑為高
積土為山度便房猶在平地上客土之中不保幽冥
之靈淺外不固卒徒工庸以鉅萬數至𤑔脂火夜作

取土東山且與穀同賈作治數年天下徧被其勞國家罷敝府藏空虛下至衆庶熬熬苦之故陵因天性據真土處埶高敞旁近祖考前又已有十年功緒宜遂復故陵勿徙民上廼下詔罷昌陵

時營起昌陵數年不成復還歸延陵制度奢泰光禄大夫劉向上疏諫曰昔孝文皇帝居霸陵北臨厠服虔曰厠側近水也李竒曰霸陵山北頭厠近霸水帝登其上以遠望也意悽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槨用紵絮斮陳漆其間應劭

曰鄿斬也陳施也孟康曰鄿絮以漆著其間也師古曰美石出京師北山今宜州石是也故云以北山石為椁紵絮者可以著衣之絮也鄿而陳其間又從而漆之也紵音張呂反鄿音側角反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椁又何慼焉師古曰錮謂鑄塞也云錮南山者取其深大假為喻也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故釋之之言為無窮計也孝文寤焉遂薄葬不起山墳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以薪藏之中野不封不樹師古曰厚衣之以薪言積薪以覆之也不封謂不遂土為墳也不樹謂不種樹也衣音於既反後世聖人易之以

棺椁棺椁之作自黃帝始黃帝葬於橋山師古曰在上郡陽周縣堯葬濟陰丘壟皆小葬具甚微晉灼曰丘壟冢墳也舜葬蒼梧二妃不從師古曰二妃堯之二女禹葬會稽不改其列鄭氏曰不改樹木百物之列也如淳曰列壟也墨子曰禹葬會稽之山既葬收餘壤其上壟若參耕之畝則止矣晉灼曰列肆也淮南子云舜葬蒼梧不變其肆言不煩於民也師古曰鄭說是也淮南所云不變其肆肆者故也言山川田畝皆如故耳非列義也晉氏失之殷湯無葬處師古曰謂不見傳記也文武周公葬於畢李奇曰在岐州之間臣瓚曰汲郡古文畢西於豐三十里師古曰二說皆非也畢陌在長安西北四十里也秦穆公葬於雍槖泉宮祈年館

下樗里子葬於武庫文穎曰秦惠王異母弟也師古曰樗里子且死曰葬我必於渭南章臺東後百年當有天子宮夾我墓及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武庫正直其上也皆無丘隴之處此聖帝明王賢君智士遠覽獨慮無窮之計也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夫周公武王弟也葬兄甚微孔子葬母於防稱古墓而不墳師古曰墓謂壙穴也墳謂積土也曰丘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不識也師古曰東西南北言周遊以行其道不得專在本邦故墓須表識識音志爲四尺墳遇雨而崩弟子修之以告

孔子孔子流涕曰吾聞之古者不修墓蓋非之也延陵季子適齊而反其子死於嬴博之間師古曰二邑並在泰山其子死於其間穿不及泉斂以時服封墳掩坎其高可隱孟康曰隱蔽之纔可見而已臣瓚曰謂人立可隱肘也師古曰瓚說是也隱音於靳反而號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魂氣則無不之也夫嬴博去吳千有餘里季子不歸葬孔子往觀曰延陵季子於禮合矣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弟弟其葬君親骨肉皆微薄也非苟爲儉誠便於體也宋桓

司馬石椁仲尼曰不如速朽李奇曰非桓魋為石椁奢泰故激以此言秦相呂不韋集知畧之士而造春秋亦言薄葬之義皆明於事者也逮至吳王闔閭違禮厚葬十有餘年越人發之及秦惠文武昭嚴襄五王師古曰嚴襄者謂莊襄則始皇父也皆大作丘壠多其瘞藏咸盡發掘暴露甚足悲也秦始皇帝葬於驪山之阿師古曰阿謂山曲也下錮三泉上崇山墳其高五十餘丈周回五里有餘石椁為游館李奇曰壙中為遊戲之觀也師古曰多累石作椁於壙中以為離宮別館也人魚膏為燈燭水

銀為江海黄金為鳬鴈珍寶之藏機械之變孟康曰作機發木人之屬盡其巧變也晉灼曰始皇本紀令匠作機弩矢有所穿近輒射之又言工匠為機咸皆知之已下閉羨門背殺工匠也師古曰晉說是也棺槨之麗宫館之盛不可勝原師古曰言不能盡其本數又多殺宫人生薶工匠計以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項籍燔其宫室營宇往者咸見發掘師古曰言至其墓所者發掘之其後牧兒亡羊羊入其鑿師古曰鑿謂所穿冢而求財物也藏者音在到反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藏槨自古至今

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内離牧豎之禍師古曰離遭也豈不哀哉是故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無德寡知其葬愈厚丘壟彌高宫室愈麗發掘必速由是觀之明暗之效葬之吉凶昭然可見矣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為儉宫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干之詩是也上章道宫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孫之衆多也師古曰宫室如制謂殖殖其庭有覺其楹君子攸寧也子孫衆多謂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也及魯嚴公師古

曰即莊公也刻飾宗廟多築臺囿師古曰解在五行志後嗣再絶孟康曰謂子般閔公皆殺死也春秋刺焉周宣如彼而昌魯秦如此而絶是則奢儉之得失也陛下即位躬親節儉始營初陵其制約小天下莫不稱賢明及徙昌陵增埤為髙師古曰埤下也音婢積土為山發民墳墓積以萬數營起邑居期日迫卒師古曰卒讀曰猝功費大萬百餘應劭曰大萬億也大巨也死者恨於下生者愁於上怨氣感動陰陽因之以饑饉物故流離以十萬數師古曰物故謂死也流離謂亡其居處也臣甚惛焉

以死者為有知發師古曰惛謂不了言惑於此事也惛音昏一曰惛古悶字憂病也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無知又安用大師古曰安焉也謀之賢知則不說以示衆庶則苦之師古曰說讀曰悅其下亦同若苟以說愚夫淫侈之人又何為哉陛下慈仁篤美甚厚聰明疏達蓋世宜弘漢家之德崇劉氏之美光昭五帝三王而顧與暴秦亂君競為奢侈比方丘隴師古曰顧猶反也說愚夫之目隆一時之觀違賢知之心亡萬世之安臣竊為陛下羞之惟陛下上覽明聖黃帝堯舜

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制下觀賢知穆公延陵樗里張釋之之意孝文皇帝去墳薄葬以儉安神可以為則秦始皇增山厚藏以侈生害足以為戒初陵之橅宜從公卿大臣之議應劭曰橅音規摹之摹師古曰謂規度墓地應音是也韋元成等及蕭望之傳規橅音義皆同其字從木以息衆庶書奏上甚感向言而不能從其計

永始四年出杜陵諸未嘗御者歸家宮人無子乃守園陵也

綏和二年三月丙戌帝崩四月已卯葬延陵自崩至葬凡五十四

日延陵在扶風去長安六十二里

哀帝元壽二年六月戊午帝崩八月壬寅葬義陵自崩至葬凡百五日義陵在扶風去長安四十六里

平帝元始元年詔義陵民冢不妨殿中者勿發如淳曰陵上有宮牆象生制度為殿屋故曰殿中師古曰此說非也殿中謂壙中象正殿處

六月乙未義陵寢神衣在柙中丙申旦衣在外牀上哀帝陵也衣在寢中令自出在外牀上師古曰柙匱也寢令以急變聞非常之事故云急變用太牢祠

五年十二月丙午帝崩葬康陵在長安北六十里

東漢皇帝葬儀以木為重高九尺廣容八歷裹以葦席巾門喪帳皆以簟車皆去輔轓疏布惡輪走卒皆布𧞬幘太僕四輪輴為賓車大練為屋幔中黃門虎賁各二十人執紼司空擇土造穿太史卜日謁者二人中謁者僕射中謁者副將作油緹帳以覆坑方石治黃腸題湊便房如禮漢舊儀畧載前漢諸帝壽陵曰天子即位明年將作大匠營陵地用地七頃方中用地一頃深十三丈堂壇高三丈墳高十二丈武帝墳高二十丈明中高一丈七尺四周二丈內梓棺柏黃腸題湊以

次百官藏畢其設四通羨門容大車六馬皆藏之內方外陟車石外方立先閉劒户户設夜龍莫邪劒伏弩設伏火已營陵餘地為西園后陵餘地為婕妤以下次賜親屬功臣漢書音義曰𩕳頭也湊以頭向內所以為固也便房藏中便坐也皇覽曰漢家之葬方中百步已穿築為方城其中開四門四通足放六馬然後錯渾雜物扞漆繒綺金寶米穀及埋車馬虎豹禽獸發近郡卒徒置將軍尉候以後宮貴幸者皆守園陵元帝葬乃不用車馬禽獸等物大駕太僕御方相氏黄金四目蒙熊皮元衣朱裳執戈揚楯立乘四馬先驅周禮曰方相氏大喪先柩及墓入壙以戈擊四隅毆方良鄭元曰方相放想也可畏怖之貌壙穿地中也方良罔兩也天子之椁柏黄腸為裏表以石焉國語曰木石之怪夔罔兩旂之制長三仞十有二斿曳地畫日月升龍書

旒曰天子之柩謁者二人立乘六馬爲次大駕甘泉鹵簿金根容車蘭臺法駕喪服大行載飾如金根車皇帝從送如禮太常上啓奠夜漏二十刻太尉冠長冠衣齋衣乘高車詣殿止車門外使者到南向立太尉進伏拜受詔太尉詣南郊未盡九刻大鴻臚設九賓隨立羣臣入位太尉行禮執事皆冠長冠衣齋衣太祝令跪讀謚策太尉再拜稽首治禮告事畢太尉奉謚策還詣殿端門太常上祖奠中黄門尚衣奉衣登容根車東園武士

載大行司徒却行道立車前治禮引太尉入就位大行
車西少南東面奉策太史令奉哀策立後太常跪曰進
皇帝進太尉讀謚策藏金匱皇帝次科藏於廟太史奉
哀策葦篋詣陵太尉旋復公位再拜立哭太常跪曰哭
大鴻臚傳哭十五舉音止哭太常行遣奠皆如禮請哭
止哭如儀晝漏上水請發司徒河南尹先引車轄太常
跪曰請拜送載車著白系參繆紼長三十丈大七寸為
輓六行行五十人公卿以下子弟凡三百人皆素幘委

貌冠衣素裳校尉三人皆赤幘不冠絳紗單衣持幢幡
候司馬丞為行首皆銜枚羽林孤兒巴俞擢歌者六十
人為六列鐸司馬八人執鐸先大鴻臚設九賓隨立陵
南羨門道東北面諸侯王公特進道西北面東上中二
千石二千石列侯直九賓東北面西上皇帝白布幕素
裹夾羨道東西向如禮容車幄坐羨道西南向車當坐
南向中黄門尚衣奉衣就幄坐車少前太祝進醴獻如
禮司徒跪曰大駕請舍太史令自車南北面讀哀策掌

故在後已哀哭太常跪曰哭大鴻臚傳哭如儀司徒跪曰請就下位東園武士奉下車司徒跪曰請就下房都導東園武士奉車入房司徒太史令奉謚哀策晉時有人嵩高山下得竹簡一枚上有兩行科斗書之臺中外傳以相示莫有知者司空張華以問博士束晳曰明帝顯節陵中策也檢校果然是知策用此書也東園武士執事下明器禮記曰明器神明之也孔子謂為明器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鄭元注既夕曰陳明器以西行南端為上筲八盛容三升鄭元注既夕曰筲器種類也其容蓋與簋同黍一稷一麥一粱一稻一麻一菽一小豆一甕三容三升醯一醢一屑一鄭元注既夕曰屑薑

桂之屑黍飴載以木桁覆以疏布甒二容三升醴一酒一載以木桁覆以功布瓦鐙一彤矢四軒輖中亦短衛彤矢四骨短衛既夕曰猴矢一乘骨鏃短衛鄭元曰猴猶候也候物而射之矢也四矢曰乘骨鏃短衛亦示不用也生時猴矢金鏃凡為矢五分笴長而羽其一通俗文曰細毛猴也彤弓一卮八牟八鄭云注既夕曰牟盛湯漿豆八籩八形方酒壺八槃匜一具鄭元注既夕曰槃匜盥器也杖几各一蓋一鍾十六無簴鎛四無簴爾雅曰大鐘謂之鏞郭璞注曰書曰笙鏞以間亦名鎛磬十六無簴禮記曰有鐘磬而無簨簴鄭元曰不懸之也壎一簫四笙一箎一柷一敔一瑟六琴一竽一

筑一坎侯一禮記曰琴瑟張而不平竽笙備而不和干戈各一笮一甲一胄一既夕謂之役器鄭元曰笮矢箙輓車九乘芻靈三十六匹鄭元注禮記曰芻靈束茅為人馬謂之芻靈神之類瓦竈二瓦釜二瓦甑一瓦鼎十二容五升匏勺一容一升瓦案九瓦大杯十六容三升瓦小杯二十容二升瓦飯槃十瓦酒罇二容五升匏勺二容一升祭服衣送皆畢東園匠曰可哭在房中者皆哭太常大鴻臚請哭止如儀司徒曰百官事畢臣請罷從入房者皆再拜出就位太常導皇帝就贈位司徒跪曰請

進贈侍中奉持鴻洞贈玉珪長尺四寸薦以紫巾廣袤各三寸緹裏赤纁周緣贈幣元三纁二各長尺三寸廣充幅皇帝進跪臨羨道房中西向手下贈投鴻洞中三東園匠奉封入藏房中太常跪曰皇帝敬再拜請哭大鴻臚傳哭如儀太常跪曰贈事畢皇帝促就位續漢書曰明帝崩司徒鮑昱典喪事葬日三公入安梓宮還至羨道半逢上欲下昱前叩頭言禮天子鴻洞以贈所以重郊廟也陛下奈何冒危險不以義割哀上即還容根車游載容衣司徒至便殿並輦騎皆從容車玉帳下司徒跪曰請就幄導登尚衣奉

衣以次奉器衣物藏於便殿太祝進醴獻几下用灊十刻禮畢司空將校復土皇帝皇后以下皆去麤服服大紅還宮反廬立如禮桑木主尺一寸不書謚虞禮畢祔於廟如禮漢舊儀曰高帝崩三日小斂室中牖下作栗木主長八寸前方後圓圍一尺置牖中望外內張緜絮以彰外以皓木大如指長三尺四枚纏以皓皮四方置牖中央七日大斂棺以黍飯羊舌祭之牖中已葬收主為木函藏廟太室中西墻壁埳中望內外不出室堂之上坐為五時衣冠履几杖竹籠為俑人無頭坐起如生前皇后主長七寸圍九寸在皇帝主右旁高皇帝主長九寸上林給栗木長安祠廟作神主求圍祕器作梓棺素木長丈三尺崇廣四尺先大駕日游冠衣於諸宮諸殿羣臣

皆吉服從會如儀皇帝近臣喪服如禮醳大紅服小紅十一升都布練冠醳小紅服纖醳纖服留黃冠常冠近臣及二千石以下皆服留黃冠百官衣皂每變服從哭詣陵會如儀祭以特牲不進毛血首司徒光禄勲備三爵如禮

太皇太后皇太后之喪合葬羨道開通皇帝謁便房太常導至羨道去杖中常侍受至柩前謁伏哭止如儀辭太常導出中常侍授杖升車歸宮也已下反虞立主如

禮諸郊廟祭服皆下便房五時朝服各一襲在陵寢其餘及宴服皆封之篋笥藏宮殿後閣室

世祖建武二年以皇祖考墓為昌陵置陵令守視後改為章陵因以春陵為章陵縣

六年四月幸長安始謁高廟遂有事於十一陵

十年八月幸長安祠高廟遂有事於十一陵

十一年二月幸章陵祠園陵

十八年二月幸長安祠高廟有事於十一陵

二十二年幸長安祠高廟有事於十一陵以後幸長安謁陵不錄

古不墓祭漢諸陵皆有園寢承秦所為也說者以為古宗廟前制廟後制寢以象人之居前有朝後有寢也月令有先薦寢廟詩稱寢廟奕奕言相通也廟以藏主以四時祭寢有衣冠几杖象生之具以薦新物秦始出寢起於墓側漢因而弗改故陵上稱寢殿起居衣服象生人具名寢之意也建武以來關西諸陵以傳久遠但四時特牲祠帝每幸長安謁諸陵乃太

牢祠自雒陽諸陵至靈帝皆以晦望二十四氣伏臘及四時祠廟日上飯太官送用物園令食監典省其親陵所宮人隨鼓漏理被枕具盥水陳嚴具

二十六年初作壽陵初作陵未有名故號壽陵取長久之義將作大匠竇融上言園陵廣袤無慮所用說文曰南北曰袤東西曰廣無慮都凡也謂諸園陵都凡制度也帝曰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車茅馬使後世之人不知其處太宗識終始之義景帝能述遵孝道遭天下反覆而霸陵獨完受其福豈不美哉謂赤眉入長安

惟霸陵不掘 今所制地不過二三頃無爲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

光武葬原陵山方三百二十三步高六丈六尺垣四出司馬門寢殿鐘虡皆在周垣内提封田十二頃五十七畝八十五步帝王世記曰在臨平亭之南西望平陰東南去雒陽十里帝以中元二年二月戊戌崩三月丁卯葬

明帝永平元年正月帝率公卿已下朝於原陵如元會儀

漢制正月五供畢以次上陵西都舊有上陵東都之儀百官四姓親家婦女公主諸王大夫外國朝者侍子郡國計吏會陵晝漏上水鴻臚設九賓隨立寢殿前鐘鳴謁者治禮引客羣臣就位如儀乘輿自廂下太常導出西向拜止旋升阼階拜神座退坐東廂西侍中尚書陛者皆神座後公卿羣臣謁神座太官上食太常樂奏食舉文始五行之舞禮樂闋君臣受賜食畢郡國上計吏以次前當神軒占其郡穀價民所

疾苦欲神知其動靜孝子事親盡禮敬愛之心也周徧如禮最後親陵遣計吏賜之帶佩八月飲酎上陵禮亦如之

致堂胡氏曰送死之禮即遠而無近至於墓則終事盡矣人子孝思不忘則專精於廟享而已矣蓋墓藏體魄而致生之是不智也廟以宅神而致死之是不仁也此聖人制禮明乎幽明之故仁智合而理義全也既已送形而往安於地下迎精而反

主於廟中而又致隆於陵園如元會儀上食奏樂郡國奏計言民疾苦是反易陵廟之理以體䰟為有知虛廟祏而不重設復舉廟中之主而祭於陵所皆違禮也夫喪葬即遠豈得已而為之不可沐浴而不斂也故為之斂不可斂而不殯也故為之殯不可殯而不葬也故為之葬首為中制以節賢者之過而引不肖者之不及也若遂孝子思慕無窮之心則葬之之不得見曷若存之於殯之為近

殯諸容位之為近曷若勿斂勿浴勿飲勿含之可以稱吾之不忍也原情至此則大聖至愚均於不行故不若循禮中節之為當也明帝此舉蓋生於原廟蔡邕不折衷以聖人之制而直論其情情豈有既哉使明帝移此情於四時太廟之祭簠簋籩豆尊彝鼎俎惟禮之循而兢兢業業監於光武成憲損益修明之期乎至治其為孝也雖聖主何以

加諸

永平七年陰太后崩柩將發於殿羣臣百官陪位黄門鼓吹三動鳴鐘鼓天子舉哀女侍史官三百人皆着素參以白素引棺挽歌下殿就車黄門宦者引以出宮省太后魂車鸞路青羽蓋駟馬龍旂九旒前有方相鳳凰車大將軍妻參乘太僕妻御悉導公卿百官如天子郊鹵簿儀後和熹鄧后葬按以爲儀自此皆降損於前事也

陰太后崩帝追慕無已當謁原陵夜夢先帝太后如

平生歡悲不能寐即按歷明旦吉遂率百官上陵其日降甘露於陵樹令百官采取以薦帝伏御床視太后鏡奩中物感動悲涕令易脂澤裝具左右悲泣莫敢仰視

明帝葬顯節陵山方三百步高八丈無周垣為行馬四出在殿北提封田七十四頃五畝帝王世記曰故當壽亭也西北去雒陽三十七里帝以永平十八年八月壬子崩其月壬戌葬

帝初作壽陵制令流水而已石槨廣一丈二尺長二

丈五尺無得起墳東觀記曰陵東北作廡長三丈五步出外為小廚裁足祠祀萬年之後掃地而祭杅水脯糒而已杅飲器方言盌也糒乾糧也過百日唯四時設奠置吏卒數人供給灑掃勿開修道敢有所興作者以擅議宗廟法從事

章帝欲為原陵顯節陵起縣邑東平王蒼上疏諫曰竊見光武皇帝躬履儉約之行營建陵地具稱古典詔曰無有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孝明皇帝奉承無違至於自所營創尤為儉省古者丘隴且不欲其著明況築

郭邑建都郛郛哉又以吉凶俗數言之亦不欲無故繕修丘墓帝從而止

章帝敬陵山方三百步高六丈二尺無周垣為行馬四出司馬門右殿鐘虡在行馬內寢殿園省在東園寺吏舍在殿北提封田二十五頃五十五畝帝王世紀曰在雒陽東南去雒陽三十九里帝以章和二年正月壬辰崩三月癸卯葬

和帝慎陵山方三百八十步高十丈無周垣為行馬四出司馬門右殿鐘虡在行馬內寢殿園省在東園寺吏

舍在殿北提封田三十一頃二十畝二百步帝王世紀曰在雒陽四十一里帝以元興元年十二月辛未崩次年三月甲申葬

殤帝康陵山周二百八步高五丈五尺行馬四出司馬門寢殿鐘虡在行馬中因寢殿為廟園吏寺舍在殿北提封田十三頃十九畝二百五十步帝王世紀曰高五丈四尺去雒陽四十八里帝以延平元年八月辛亥崩九月丙寅葬

安帝恭陵山周二百六十步高十五丈無周垣為行馬四出司馬門右殿鐘虡在行馬內寢殿園吏寺舍在殿

北提封田一十四頃五十六畝帝王世紀曰高十一丈在雒陽西北去雒陽十五里帝延光四年三月丁卯幸葉崩於乘輿辛未發喪四月己酉葬

順帝憲陵山方三百步高八丈四尺無周垣為行馬四出司馬門右殿鐘虡在司馬門內寢殿園省寺吏舍在殿東提封田十八頃十九畝三十步帝王世紀曰在雒陽西北去雒陽十五里帝以建康元年八月庚午崩九月丙午葬

沖帝懷陵山方百八十三步高四丈六尺為寢殿行馬

四出門園寺吏舍在殿東提封田五頃八十畝帝王世紀曰西北去雒陽十五里帝以永嘉元年正月戊戌崩其月己未葬

冲帝崩將北卜山陵李固議曰今處處寇賊軍興用費加倍新創憲陵賦發非一帝尚幼小可起陵於憲陵塋內依康陵制度其於役費三分減一乃從固議

質帝靜陵山方百三十六步高五丈五尺為行馬四出門寢殿鐘虡在行馬中園寺吏舍在殿北提封田十二頃五十四畝因寢為廟帝王世紀曰在雒陽東去雒陽

三十二里帝以本初元年閏六月甲申崩七月乙卯葬

桓帝宣陵帝王世紀曰山方三百步高十二丈在雒陽東南去雒陽三十里帝以延熹九年十二月辛丑崩次年二月辛酉葬

靈帝熹平元年正月車駕上原陵諸侯王公及外戚家婦女郡國計吏匈奴單于西域三十六國侍子皆會焉如會殿之儀禮樂闋百官受賜爵計吏以次嚮殿前上先帝御座具言俗善惡民所疾苦司徒蔡邕慨然歎曰吾聞古之墓祭而朝廷有上陵之禮如此其備也察其

本意乃知孝明至孝惻隱不易奪也或曰本意云何對曰西京之時其禮不可得而聞也光武帝始葬於此明帝嗣位逾年羣臣朝正感先帝不復見此禮乃率公卿百僚就陵而朝焉瓜葛之親男女畢會郡計吏各向神座而言庶幾先帝魂神聞聽之也

靈帝文陵帝王世紀曰山方三百步高十二丈在雒陽西北去雒陽二十里（帝中平六年四月丙辰崩六月辛酉葬）

獻帝禪陵帝王世紀曰在河內山陽之西南去雒陽三

百一十里

文獻通考卷一百二十四